

## 《诗漫注》

# 固化

珍楼宝座，上刹名方。

谷虚繁地籁，境寂散天香。

青松带雨遮高阁，翠竹留云护讲堂。

霞光缥缈龙宫显，彩色飘袄沙界长。

朱栏玉户，画栋雕梁。

谈经香满座，语策月当窗。

鸟啼丹树内，鹤饮石泉旁。

四围花发琪园秀，三面门开舍卫光。

楼台突兀门迎嶂，钟磬虚徐声韵长。

窗开风细，帘卷烟茫。

有僧情散淡，无俗意和昌。

红尘不到真仙境，静土招提好道场。

那长老策马加鞭，至山门前，见“雷音寺”三个大字，慌得滚下马来，倒在地下。你看看，这哪有他一贯的仪态和修行人气度嘛。就算是真的来到了雷音寺，你这么慌里慌张、一副窘样，得体吗？真的见到大神仙，那状态应该是杂虑思绪全无、心态平静、举止沉静，肃穆的状态。而唐长老如此失态，说明他现在是被急于成功的侥幸心态所控制。小说作者仅仅用慌、滚、倒三个字，就入木三分的描绘出了玄奘的精神状态，他已经被强烈的执著给控制得神魂颠倒了，还以为自己的修行，到了正果终点呢。

这玄奘神魂错乱之下，还不忘记报复孙悟空的轻藐之嘴，骂骂咧咧道：“泼猢狲！害杀我也！现是雷音寺，还哄我哩！”这时候的玄奘老师傅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、也不知道猴哥是谁了。他不相信孙悟空也就罢了，现在还断定了，孙悟空是在骗他、害他呢。你看他，宁肯相信“雷音寺”跟他素无交情的这三个字，却不相信一直在保护他、一次又一次解救他于魔窟的猴哥。并且，这时候，你可以肯定，他肯定忘记了当初他错怪孙悟空，菩萨亲自领着孙悟空见他的事情。菩萨当时的话，不用说，他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把那山门上的四个字，只看见了三个。老孙陪着笑脸温馨提示下，长老战兢兢的爬起来再看，真个是四个字，乃“小雷音寺”。哎呦我滴妈妈呀，这斗大的四个字儿，他愣是没看全。

是的，他只看到了他愿意看到的那三个字。不过呢，人们一般不都是经常这样么，尤其是当下的人们，尽皆如此。物以类聚、同构共振，如是错乱结构，则你被其解构、进入其错乱的结构。你以为是你适应了、进步了，而事实往往是，你被解构了，随波逐流，也是这个意思。

三藏道：“就是小雷音寺，必定也有个佛祖在内。经上言三千诸佛，想是不在一方，似观音在南海，普贤在峨眉，文殊在五台，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场。古人云：有佛有经，无方无宝。我们可进去来。”小雷音寺，肯定不是雷音寺了，为何就能肯定，这里面必定有个佛祖呢？你看他，采用的是归纳法归纳出来的一条定理：“经上言三千诸佛”；“观音在南海，普贤在峨眉，文殊在五台”。归纳得“每个佛祖一个不同的道场”。这个归纳没错，结论也算对。然而，他开始演绎了。只是，他的演

绎，很奇怪。正确的演绎是，如果遇见某个不认识的佛祖，那么他可能就有自己独家的道场。可是三藏演绎的却是头尾倒立的，他的完整逻辑应该是：一，这个小雷音寺，必定是个道场；二，这个道场，必定属于某个佛祖；三，这里面的，必定是佛祖。甚至，他的思绪还飘飞得更远，四，“就是无佛，也必有个佛像。”

当初，玄奘发下心愿“我弟子心愿，遇佛拜佛。”不得不说，他做得算是很好，而且也很虔诚，不是一般修行人能比的。甚至，当他因企图拜佛塔被奎木狼星捉去差点丧命之后，依然初衷不改。就这一点，就没多少修行人能做得到。很多人，就开始疑虑重重、畏惧潜伏心头。假如，让我们来假设一下，这一次的唐僧被捉被吃了，他留下的传说，留给世人们的故事，将是一个悲壮的修行故事。对吧？因为他的所作所为，从世俗的层面上来看，就是在凶

险的追求理想信念的道路上，不幸殒身丧命，就好像那些攀登珠峰而丧命的登山者一样，为后人称颂，为同行们敬仰。

而从修行的立场上来看，那可就未必是百分之百值得称颂的了。

因为，他一定忘记了，拜佛真正的目的，到底是干啥了。就如同日复一日、千篇一律、枯燥无味的诵经、修心一样，时日久了，他变得越来越固守修行形式的本身，而淡化了提炼其中的内涵，忘记了，修行跟世俗读书一样，正道应该是孔子所云之“温故而知新”。温故而知新，每有新知，便是境界扩展或升华，那种迷雾中隐显新景观的欣喜、虚空中浮现新世界的惊讶，贯见的事物，你发现了她另外境界的样子。那种感受，才是真正的温故而知新。不说日常，只说修行的话。温故不能知新，在修行

中，可是太大的问题，思维固化了。

这时候的玄奘，已经无可救药，孙悟空早已知晓，于是在玄奘讲述完自己的推理过程后，孙悟空立刻发布了免责声明：“不可进去。此处少吉多凶。若有祸患，你莫怪我。”

面对“胆小怕事不肯担责任”的孙猴子，玄奘傲然的说：“我弟子心愿，遇佛拜佛，如何怪你？”眼看那玄奘，换上了佛祖的袈裟，结束了衣冠，里面的妖精，就心里踏实了，这厮好骗。面对玄奘这等固守肤浅认识，还自认坚定的废柴，注定邪悟的好材料，佛祖居然还安排他去取经，不骗死他，这心里实在不平衡，来，通过装蒜搞死他：“唐僧，你自东土来拜见我佛，怎么还这等怠慢？”。

可不要以为，妖怪都是没品的。妖怪们本相，都是奇形怪状、甚至丑陋不堪，审美观不同么。由于审美观的差异，纵然妖怪们能轻易变化得绝色美艳、英俊潇洒、甚至是仙气飘飘的。可是，通过整本西游记，能发现一个现象，那就是妖怪们没有留恋这种变化形象了，它们常态还是更喜欢保持本色面目。

妖怪们渴望的是人类的身体，可不是人类的美貌。它们知道，相貌的美丑，都不是本质的形象。它们能看到，一个人的心灵的美丑，才是她或他的本质形象。

从这个角度讲，妖怪们还都是有各自的道行的。比如这黄眉老妖，人家幻化出来的寺院“红尘不到真仙境，静土招提好道场。”，逼真度近乎百分百，用来迷惑三藏八戒这等没有心眼儿的修行人则成功率就是百分百。



话说，玄奘他为何轻易的被迷惑？那还不是因他心中有这样固化的执著？可是，人类为何有这样固化的执著？

人类处于有形结构的最底层，人类被一切有形的固化的结构给禁锢着。再加上人类身体中、心灵中纵然有无数无尽的无形的的高级结构，可是受限于自己眼见为实的眼睛和感官，人类有一种不可克制的把一切给固化的冲动。

固化的内容，就成为经验、成为习惯、成为下意识的反应，有的，甚至上升为规则、信念、甚至是科学。从而，促使您成为，一个俗世中的人类。“就是无佛，也必有个佛像。”玄奘的这句话，正是反映出来这种下界物质的自我固化的自性。

人们身体中压入这种固化的内容多了，当然就容易变得沉重淤滞起来。这些固化物对肉眼不可见，可是却是与身体内外的各种有形的、下界的东西的同构物，其结构完全一样，结构粗糙、运作笨拙。成年的人们、老于世故的人们，永远没有孩童那种一望可知的干净的感受，乃是由此。

不过，不要以为，这种固化都是坏事。尽管，对于俗世中的每个人，大多时候都不是好事。可是这是三界内的物质结构规则使然，并非是因为人类内在自我的愚昧。是人们时间漫长了，把它当作是自己，才让人开始愚昧的。

人们的身体，是一个可以与无限内容同构的奇异的构造。人们所经历的一切一切，有意识的、无意识的，凡是有接触的，都被映射压入这个奇异的构造。在人世间，生命的历程，就是生命，就是生命的主

要组成部分，我们感受的喜怒哀乐、经历的苦辣酸甜、天地、历史，不管每一个我们男女、老幼、穷富、全都进入我们的身体，成为记忆，哪怕我们想不起来的过去，我们不肯承认的生生世世，一切都如同一串串穿越时空的珠链，构成我们漫长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历史，成为纽带，连接过去和未来、圜宇和尘埃，我们生命的纽带，与宇宙交织，绑缚那面临溃散的躯体、行将消失的一切。

每一次，我们转生，我们过去的记忆被压入不可触碰之境，身心空空的我们，以纯真孩童的面目，重新好奇、重新惊喜，重新经历人世间的种种，与过去不同的种种时代、境遇，新的记忆、新的阅历、荣华富贵、困苦艰难，再一次一层一层的，进入我们的身体、进入我们的记忆，与过去的生命衔接。

于是我们的生命深处，有了穿越千万年的沉淀，古

人云：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内在的一切，让我们看上去脆弱的生命，实际上，有着不可思议的法力。只是，我们不知道，生生世世的我们，都不知道，经历这一切，除了抵达今天，我们的身躯，还有什么功用。

如果不是身躯有这个固化功能，人类小小的身躯、短短的几千年历史，如何便能，浓缩容纳如此惊人不可思议的一切？

一个人，过去的记忆，轻易便不再唤起。玄奘的修行路，则是，一层层的重新唤起，每走过一个层面，他走过的内涵，都在那里，可是他的身体，依然在红尘中，修行的成就，就远离而去。他的脑袋，如同一个转生的孩童，却又浸满了新一层面的各种七情六欲，所以你一次又一次的看到被唤起的他的恐惧、他的懦弱、他的自私自欺、他的愚昧糊涂，他

重新在那种生死边缘上经历考验，所以看上去他表现得经常窝囊，经常软弱无能。不奇怪，换成你我，可能亦然。

可是，沉淀的一切，可不一定都是好的。因为人人的辨别能力、抵抗力千差万别，生生世世、日日時時，身体中也积淀了太多不好的，坏的，错的东西。玄奘他，甚至把那些固化的执念、与修行的正念，混为一谈，起初，他把敬佛的心意，由于见不到佛，转移成为对佛塔佛像的敬意，意念中，以像意佛，接像敬佛。可时日久了，他固执于一定要拜佛塔，一定要拜佛像，并且自认为这才是坚定、虔诚、始终如一。见庙就拜的许愿，在起步的时候，好，虔诚、坚定。到了高层面，就不一定了。细腻的审视下去，方见杂质。

所以，当颇有来头、颇有境界的妖魔出现的时候，

他心中的杂质，没有妖魔境界高，他又固守杂质。在杂质的眼里、观念里，妖魔自然也是佛了呢。这一切，那妖魔可看得真切，所以它，应心而化，轻易的把你纳入囊中，把你千百年的道行，顷刻间化为脓血。实际上，你固守的，不是金身，的确只是一滩脓血。

（选自《西游记》《西游漫注》）